



原生态(国画) 李茂芳

郑邑旧事

少林寺名的来历

连航

嵩山被誉为我国历史发展的“博物馆”，它的一花一木皆有传说，一砖一瓦都有来历。位于嵩山西麓的“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其名在民间就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传说，南北朝时期，一年六月，有三个人从南、北、西三条道登山，观看有“二十八变”之称的少室山奇景。从南山道登山的是一个阴阳先生，年过六旬，白发银须，身穿绣有八卦图的长袍，手持一面罗盘镜，口中常说“甲子丁卯”；从北山道登山的是个和尚，面如红枣，满面胡髭，手拿一杆八尺梨铲，项挂佛珠，嘴里念叨“阿弥陀佛”；从西山道登山的是个财主，秤锤鼻子，山羊胡子，唇齿不离“招财进宝”。三人行至一个山坡，远远望去整个山头留有一片白雪，走近看时却是一片绿树丛林，松柏遮天，竹梅相衬。惊得三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各自从原路返回了。

下山途中，三人各作打算。阴阳先生想把祖莹迁去，占领风水宝地；和尚想把寺院建在那里，好传经说道；财主想在那里建宅立院，图个财运亨通。

和尚睡到半夜，再也合不上眼了，映着星光走回去，他见有两棵并肩长的高大柏树就停下来，脱下一只鞋，埋在两树中间算是记号，走了。阴阳先生等到鸡鸣，起床上山，见有两棵翠柏，就折了树枝，深深插在两柏中间才离开。太阳出头，财主来到两棵柏树前，见柏树中间竖着一根棍儿，就把头巾解下来，缠到木棍上，然后下山。三天后，他们三个都说这块地是自己的，就争吵起来。此时孝文帝游嵩山正好遇上，问起缘由，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孝文帝听后，说：“巾在棍头缠，理当棍插早；棍在鞋中竖，应是鞋先埋。”就这样，这块地归了和尚。和尚谢过孝文帝，请求赐封寺名，孝文帝说：“山为‘少室’，双柏为‘林’，依山(取‘少’字)建寺，铲‘林’破土，就定名为‘少林寺’吧。”

至今，少林寺名来历的这段故事还流传在民间。

新书架

《野狐岭》

李汶璟

百年前，西部最有名的两支骆驼队在野狐岭失踪了。百年后，作者来到野狐岭。特殊的相遇，让当年的驼队释放出了所有的生命记忆。于是，在那个神秘的野狐岭，一个跨越阴阳、南北、正邪、人畜两界的故事，揭开了序幕……

《野狐岭》的故事里有一个自始至终不现身的杀手，一个痴迷水鱼歌的岭南落魄书生，一个身怀深仇大恨从岭南追杀到凉州的女子，一个成天念经一心想出家的少掌柜，一个好色但心善的老掌柜，一个穿道袍着僧鞋、会算命住庙里的道长，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沙匪，一首末日预言的凉州古谣，几位经验丰富艺高胆大的驼把式，几匹争风吃醋的骆驼，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凉州英豪齐飞脚踢富基、凉州小人鼯子蔡武祁录，更有岭南土客械斗、凉州飞脚起义等历史大事……

翻开此书，或许，你能见到未知的自己。

美文

秋天的节奏

马科平

刚开始，秋天丰盈而喧闹。田野的玉米秆、高粱秆几乎遮天蔽日，低矮但却健壮的辣椒秆、棉花秆、大豆秆，沉甸甸，果实累累。金黄的玉米，洁白的棉絮，硕大的红薯，粉红的苹果，黄澄澄的酥梨，墨绿的猕猴桃，以各种色彩和形状装点秋天的田野。

每个人都很忙，忙手忙脚把收成归拢起来，挂在屋檐下，或圈进囤囤里。人的力量真是伟大，只几天功夫，厚重的田野变得空旷坦荡，裸露的肌肤，淡定安详，高深莫测。新翻的泥土蓬松舒缓，看上去像缓缓的波涛，洋溢泥土的芬芳。在汗水滑落的地方，有生命呼吸种子的呢喃，幼芽的涌动。

娘把收获的黄豆捡了又捡，生怕有小石子磕了牙。我将用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凉席擦洗干净，卷起来包妥。儿子戴着耳机，边听音乐边看书。妻子在院子里晾晒棉被，花花绿绿的被面上绽放朵朵牡丹花，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秋阳下，一切都显得安

静、从容和温暖。

麦苗从泥土里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嫩嫩的绿，柔柔的翠，看起来腼腆腼腆，弱不禁风，还有一丝害羞的样子，浑身散发清爽之气和灵秀之气，大地裸露的泥土渐次被淡淡的绿色罩得严严实实。沟坡、地埂、崖头的野菊花开了，鲜艳精致的花朵，恣肆烂漫，如瀑如泻。

秋风不用预约，从西北方向吹来，像门前过客的马蹄，纷纷扰扰，回响在寂静的青石板上。干枯的草茎和金黄的叶子被赶来赶去，有的刮进了角落，纠缠在一起，再不能飞翔。有的打着旋儿掉进河里，晃悠悠漂流而走，远远望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土槐树仿佛敏感的女子，一场雨一阵风，轻巧的叶子便扑簌簌地掉下来。燕子们走了，剩下空空荡荡的巢窠挂在屋檐上，一只壁虎小心翼翼爬了进去，似乎寻找到了一种温暖。娘的影子端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拢一下稀疏的白发，久久地凝视我归来或远去的方向。

时光依旧沿着季节深处的幽径，向前行进，不紧也不慢。细听窗外跌落的声音，一颗颗不再光艳的生灵，带着不舍的情怀，带着美好的憧憬，退出了那个曾经充满着生机与绚丽的舞台，投入了大地的怀抱。空气也显得潮湿凝重起来，浮动着丝丝凉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打湿了我的脸颊，心中便不觉凄凉起来。

走在秋日的甬道上，变化的色彩在天地之间流动。树木的叶子由绿泛黄，还有一些成为橘黄，更有一些成为红色，错落有致的基调，形成了五彩缤纷、绚丽斑斓的迷人景观。顺手捡起一枚枫叶，闻闻还残留着季节的体香，细看像蝶的舞姿，霞的璀璨。一边看，一边走，脚步不禁轻了，慢了。这一刻，我仿佛找到了秋天的节奏。



壮美(国画) 弋唯君

小说

当下

海富

小刘毕业，进了大国企。月收入五千有余，倒也不愁吃穿。

两年后，小刘逐渐成熟，变成了大刘。

国企的工作太过安逸、乏味，憋坏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既然无法在现实中寻求发泄，大刘便瞄向了网络。

网络浩大如海，总能碰上志同道合或臭味相投的人。网友们七嘴八舌讨论的都是社会上的各种乱象，当说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在冷风中离世、儿童遭遇车祸无人问津死亡时，大刘激动起来，用颤抖的双手飞快敲打着键盘，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痛斥灭绝人性的司机，鞭笞冷漠无情的路人。大刘肆意宣泄着愤怒，一边痛批社会的阴暗和自私，一边滔滔不绝自己将如何行动，通过实际行动来唤醒人们的道德与良知。

占据道德制高点发泄后，大刘感到十分畅快。在最后，他再敲上段话，作为总结：“今天旁观者因扶人而被讹，明天老人因无人扶而离世。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某天提早下班，开着单位公车的大刘手痒了，想在马路上飙飙车。年轻人做事总欠考虑，岔路口刹车不及时，刚蹭到了一位过路的老人。

踩下刹车后，大刘彻底慌了神。检查过老人仍有呼吸，发觉四周无人，因怕给家里惹麻烦，他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动肇事车溜之大吉。

到家的大刘仍心有余悸，想知道老人究竟如何了。犹豫再三，大刘决定打的往回赶，路上给女友打了电话。

在电话中，大刘只说有老人被车刚蹭倒地，要不要打120。女友劝他莫管闲事，

但愤愤难平的家属则在网上连发数帖，并扬言将前往公安局报警备案。

大刘的“无耻”行径更引发了网民们的集体愤怒。热心网友很快自发组成了“人肉团”，不出几天，便彻底摸清了大刘的私人信息，悉数公布于网上。

从路见不平的热心人突然成了逃离现场的肇事者，这个转变大过天。大刘一时间觉得天旋地转，脑子彻底懵了。

第二天早上，大刘先后接了两个电话。一是单位领导，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刘肇事逃逸、假装助人的行为太过恶劣，要求大刘先在家休息，避避风头；二是热恋女友，一上来竟要分手，说受了大刘的欺骗，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虚伪的人。

感到世界几乎要彻底崩塌的大刘就这样在家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一个月。即便闭门不出，骚扰电话还是接不断，都是那些“过分热情”的网友们打来的；有批评的、讲道理的，也有上来就骂、侮辱其人格的。

大刘也曾发帖辩解过，和别人对骂过，甚至公开向大家道歉、向老人的家属苦苦哀求。虽然最终获得了家属谅解，但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网友们显然不愿轻易放过狠狠“教育”别人的大好机会。

时间很快过去了两个月，网友们的热情也终于减退。大刘则逐渐习惯了这种立于网络聚光灯下、根本无处躲藏的生活。但凡出门，大刘必戴鸭舌帽，挂大墨镜。单位的公车也不敢开了，大刘只搭公交车上班。

好些时候，坐在公交车上，大刘总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有逃离现场，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如果主动将老人送往医院，结果会不会不太一样？

几周过去后，大刘“先撞人、后扶人”的事实还是被揭发了。被撞的老人本不愿追

眼睛

城里的小区

许锋

早先在北方住的房子是没小区的，或者有小区的“范儿”，没小区的实质——有大门，没怎么锁过，也没保安，进出没人管，自由得很，没有专门的停车位，只要不堵人家的门，你随便停，其实那时也没几辆车，没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花草草，脑子里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没大门的房子更与小区沾不上边，一律汉子一样在路边站着，要么下了一楼便是车来车往，要么穿过一条逼仄的窄道再是车来车往。

想必我们都过过朴素的日子。

到广州后住上了有小区的房子，我们也有了一个很响亮的代称：业主，物业的主人。乍一听让人底气十足。小区里有了花花草草，有了四季常青的树木，有了地面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有了健身器材和篮球场，有了鸟语花香，有了为业主服务的物业管理处，遗憾的是没有游泳池。游泳池似乎是小区档次的象征，高档的小区是有游泳池的，甚至还有儿童戏水池。闲暇时我们也在小区里散步，在椅子上坐一坐，感觉一下业主的滋味。尽管这样美好的时光并不常有，人在江湖都要为生活计，急燎燎地出门，饥肠辘辘地回来，已是一动不想动，没有太好的心情再下楼。况且南方没日没夜地热，不动都一身汗，动一动汗流浹背水洗一般，实在遭罪。对于孩子来说住在小区似乎没有给她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她没有小朋友，没有同学，仍是“孤身”一人。这些年我们老搬家，从兰州到深圳，从深圳到广州，每换一个地方，扔一大堆东西，“抛弃”好不容易认识的邻居，还有邻居的小孩。

小区的张贴板上经常贴一些告示，提醒有的人不要高空坠物，不要站在高处拿着镜子乱照漂亮女生，不要让小孩子或者小猫小狗随意大小便。被提醒的人未必都是业主，或许有业主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别人，别人住在这里就是租客，租客未必会像业主一样爱护自己的小区。

爱与不爱，大多和“身份”没有关系，靠的是文明和涵养。

有的人进了城，思想没进城；有的人思想进了城，道德没进城；有的人在城里住了一辈子，还像个农民——如此比喻其实不妥，农民除了不太讲卫生（也没有讲卫生的条件），不会从高空往下扔香蕉皮，非要拿镜子乱照别人。很多事本来就是城里人做的：偷窥、偷拍、蹭网、蹭空调、蹭导游……爱占小便宜。我眼见的业主在小区里开车，孩子从车窗里往外扔喝完的饮料盒，也有业主毫无羞愧地从车里往外扔烟盒子。

小区由无数个小家组成，家是和谐与幸福的代称，由无数个小家所传递的爱如果在小区游艺，小区便是温情的。可是，有时这只是一美好的想象，家里有争吵、有打斗，有歇斯底里的哭，有红杏出墙的肮脏与龌龊，作为一种情绪它依然会在小区像鬼魂似的游荡，每个人被动地看，被动地听，被动地思索，被动地受折磨。而道德仍是维系小区的“准绳”，对于不爱小区的人，我们不能驱逐，不能斥责，不能将其“绳之以法”，我们只是自己那一套物业的主人，业主各行其事，小区便“涣散”了。

小区不算城市的村落？没有古老村落那样的炊烟，没有牧童和柳笛，没有玉米地散发的清香和土地的气息，但它一定有一种气味，夹杂文明、庸俗、涵养、霸道、土气等各种城市特质，每个人都会被浸染和影响。

小区不是家属院，没有几十年的情感托底，少有互相的关切与问候，商品属性的土地上竖立的一个个叠压的格子让人们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却忽视了本不该忽视的左邻右舍，楼上楼下的牵连。在小区里，若有一天，当我们老去，我们一定是世界上最孤独者——不是没有谁知道或者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姓甚名谁？

城里的小区，缺乏热情与质朴。

连载



山珍海味的意思。外婆听了，她就会说：“哪给他什么好吃的，我把外孙当猪喂呢！”

外婆这话半是谦虚，半是自豪。越是把小孩说得贱，越是好养。亦赤好像懂得大人的意思，遇人夸奖，他就使劲儿蹦跳，小脚儿蹬得大人肚皮青痛。喜子要是正抱着儿子，就一边喊着哎哟，一边欢快地笑。

回到家里，喜子便会有脾气。儿子不太要她抱，不是往他爸爸怀里钻，就是缠着外婆吵。

喜子很是不平，说：“小没良心的东西，外婆哪有我带得多？我连外婆都不如！”

外婆听不出喜子真的生气，反而笑得很开心。孙离就悄悄地对喜子讲：“你别这样对儿子说话，别看他话都不会讲，你的话他都懂的了！你越是这么讲，他越不亲你！”

喜子脾气更火，说：“不亲就不亲，我乐得轻松！”

有天夜里，儿子不肯睡觉，在床上滚来滚去，嘴里唧唧呀呀，突然喊道：“爸爸。”

孙离吃惊地望着儿子，老半

“我要同这个女人相守终身啊！”这么想着的时候，孙离简直害怕了。

他越是害怕，越是壮胆似地暗嘱自己：“我终身都要守着这个女人！”

二

喜子月事该来的时候没来，怕是自己有了。孙离领她去了医院。医生看了化验单，告诉她：“你有喜了！”喜子“啊”了一声，脸都吓白了，半天没说话。

她低头匆匆走出医院，孙离追在后面说：“既然怀上了，就生下来。”

喜子说：“我还没想好做妈妈。”

孙离说：“迟早要做的。”

喜子没好气，说：“又不要你做妈妈，你当然说得轻松！”

喜子出了医院不再低头，两眼亮亮地望着前方，却什么都没看见。遇着好些熟人打招呼，喜子都懵然不觉。孙离很不好意思，不时朝人家赔笑。事后喜子回忆说，那天从医院里出来，她两眼一片模糊，迎面而来的男女，都像吹得膨胀的气球人，贴着地面

在飘。

喜子不想生孩子，孙离偏说要生下来。喜子怀疑孙离虚情假意，他也许根本就没想到怎么做爸爸。生孩子是天大的事，两人得细细商量。孩子是不小心怀上的，孙离就那么高兴，喜子怀疑他那笑脸都是做出来的。她说什么也不想生，想马上回医院，把孩子打掉。

孙离说：“反正没有我孙离签字，引产手术是做不成的！”

喜子双手被孙离紧紧捉着，生生的痛。她被男人拉着往学校走，泪水禁不住地流。遇着熟人，孙离很尴尬，他就不停地笑。别人见了，都以为喜子受了委屈，正在撒娇。

怀上孩子的头两个月，喜子每天夜里都在同孙离争吵。她越是要把孩子引下来，孙离越是要说生下来。两人争来争去，头都争晕了，有时会忘记争的是什么，反正拧着对方就是赢家。就像战争，一旦打起来了，就会依照战争规律去运行。战略战术千变万化，克敌制胜是最高原则。

有天后半夜，喜子突然扑进

孙离的怀里，嘤嘤哭了起来，说：“我真想要这孩子吗？”

孙离说：“是的，我们要把孩子生下来。”

喜子拱在孙离怀里使劲点头，说：“好，我们生吧。”

孙离忍不住长叹一声，身子疲软下来。喜子抬起头来，问：“我说把孩子生下来，你又叹什么气呢？未必你说想生孩子是假的？”

“我这不是叹气，我千斤石头落了地！”孙离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叹息，还是舒了一口气。

……

儿子只要到喜子怀里，就哇哇地哭。喜子心想儿子不亲她，就因没吃过她的奶。她闷头闷脑想了些日子，干脆怀疑小东西不是她的儿子。医院里抱错孩子，这事也是有的。儿子不是她自己抱出来的，儿子是孙离从婴儿室抱回来的。

喜子只要提起这话，孙离总是说：“儿子在二十四床，我去抱儿子的时候，婴儿床还没有谁抱走孩子，怎么会弄错呢？每次护士给儿子洗澡，我都在旁边守着

三

果果还上不了幼儿园，小花的妹妹小英过来带他。小英瘦瘦的，脸上血色不好，看上去十三四岁。

孙离问陈意志：“小英年纪小小的，怎么就不上学了呢？”

陈意志摇头笑笑，说：“小英不肯上学了。”

小花在屋里都听见了，钻出门说：“她还小？不小了！都十六岁了！不会读书，四年级都没上完，就不上学了！”

……

小英每回带着果果来，都是先站在门口，偏着脑袋往屋里望。望见孙离了，脸就红一下，喊：“孙叔叔。”她是就着果果喊的。

果果站在小英后面，伸着脑袋要进来。小英就拉着他，脸上很生气的样子。孙离就说：“小英，你让果果进来玩啊。”

小英一放手，果果就像小弹珠似的弹了进来。小英的手就像拉长了的橡皮筋，飞快收了回去。小英的手没地方放似的，十个手指在身后绞着麻花。